

中国文学与文化丛书

柯
玲
著

民俗视野中的 清代扬州俗文学

本书剖析的是清代扬州俗文学活动的盛衰机制，着眼的是当下都市文化建设和都市个性特征的形成。作者认为都市俗文学活动中蕴涵着巨大的文学、民俗学、社会学研究价值，俗文学活动的消费主体永远是多数派，因为它是芸芸众生的文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国文学与文化丛书

柯
玲
著

民俗视野中的 清代扬州俗文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视野中的清代扬州俗文学/柯玲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ISBN 7-80681-871-5

I. 俗... II. 柯... III. 通俗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7104 号

民俗视野中的清代扬州俗文学

著 者: 柯 玲

特约编辑: 吉明周

责任编辑: 汝 东

封面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2.125

插 页: 4

字 数: 30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1-871-5/I·139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陈勤建

柯玲君的专著《民俗视野中的清代扬州俗文学》以特定的历史时段和地域环境为视角,紧密结合都市文化消费情结的论题,对清代扬州俗文学的生成和延续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深入的探究。有关清代扬州俗文学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用“水”“盐”“柳”来概括扬州俗文学生成的地域文化条件,恐怕还是首创。一般而言,研究文章,多哲理抽象,少情感流溢,可此部书稿,既富于理性思辨,又长于诗意描写,将学术性和文学性达到了较为完美的融合。

本书作者柯玲君在资料搜集和运用方面也很有特点,不仅运用大量的历史材料,还巧妙地穿插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新近采撷的资料,而且运用图表进行分析,使读者一目了然并极具科学性,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全书构架合理,章节严谨,论析清晰独特,对扬州俗文学活动的概括精到而有创意,并且能对当代文化市场的走向,从文化产品、生产、消费角度论述扬州俗文学的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颇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地域文化最普遍的形态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民俗。民俗也是最具地域特征的文化。对于民俗这一地域文化与文学艺术的密切关系,国内外的学者早就有所发现,有所评说。19世纪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丹纳,在对著称于世的古希腊、罗马文艺及文艺复兴运动中涌现出的大量精湛文艺作品作了纵横分析后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

并认为“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和风俗情况同时出现,同时消失的”,“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①。丹纳在这里所指的时代精神,多指一定环境、种族条件下的精神气候,精神风气和风俗同属于民俗,其差别在于前者呈波动性的情绪、风气,后者为稳定性的风俗习惯而已,它们都是完成艺术品的创作或者解开成型作品之谜的一把钥匙。

在我国古代文艺批评史上,古代学者也一贯关注文艺与风俗的相互关系,重视民俗对诗乐艺术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吕氏春秋·古乐》道:“乐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废……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土达作为五弦瑟,以采阴气,以定群生。”艺术的萌发系与民俗风土人情有关,尤其是诗。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熏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泳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风俗对诗歌的发展有直接灌溉作用,故清人程廷祚诗论中说:“《汉志》云:‘民性有刚柔缓急,系水土之风气,谓之风;好恶取舍,随君上之情欲,谓之俗。’……此皆论诗者之权衡也。自邶、鄘以下,国俗之美恶,具于诗矣;而其政事之得失,君臣之贤否,因有可得而言者。”^②通过对古人运用粗浅的民俗知识考察其与文艺相互联系的简单透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的文艺批评史上,实际存在着一条民俗、文艺双向构观察问题的视线。一些艺术大师常在实际中不自觉地运用它观察分析某个具体问题。如郭璞注《山海经》、郑玄释《诗经》、刘向校《列女传》、王逸解《九

① [法]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8、32页。

② 见《金陵丛书》本《青溪集》卷一。转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3页。

歌》，对其中一些艺术课题的诠释上，都留下了这条视线的痕迹。

因此，可以说，古典文艺批评首先确立了文艺民俗研究的视点，而古典文艺创作实践则实际运用民俗知识，扩展了它的视力。许多有成就的古代作家非常重视文学创作中民俗的研究。屈原作《九歌》是由于“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词。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①。司马迁为写《史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绌”。左思写《三都赋》，“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②。为了更好写作，王安石提倡“聊向村家问风俗”^③。文艺创作为何要仰仗民俗呢？汉代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作了很好的说明：一定社会区域的风土民情有异，“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滋润文艺多姿多态，“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这是多么精彩的见识呀！我们的古人敏锐的直观，早已张开了文艺的民俗视角。但是，由于民俗学系统理论的缺乏等诸种因素，此种卓见也未能上升为一套完整的理论阐述，它基本上还是一种顿悟式的精辟之言，在实际中大抵还停滞在不甚自觉的方法的借鉴和应用上。

可见，探讨文学与地域文化生成关系的早有人为。20世纪80年代末，本人在参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艺新学科建设中完成的课题和专著《文艺民俗学导论》中对此也有所探究。90年代起，严家炎先生主编了一套《二十世纪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着重从地域文化视角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地域特色鲜明的现当代作家，颇多精彩分析。

① 王逸：《楚辞章句》。

② 左思：《三都赋序》。

③ 王安石：《郊行》。

但是,诚如作者柯玲君所言:我们的惯性思维格局中,谈及地域文化常常囿于乡土(其实是乡村),潜意识中还常把都市地域文化与乡土地域文化对立起来。所以一直以来,从都市文化角度关注都市文学还是鲜有人做的事情。这方面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可谓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但令人感到不足的是,我们所能见到的从地域文化视角研究文学的著作,都没有能够给都市生活中生机勃勃的俗文学予以足够的注意。这里有研究者深层心理对俗文学现象的傲视与不屑,他们都陷于深厚的正统文学情结之中。费振钟先生的“江南士风”是个很雅致的话题,但对历史上在江南同样盛行的“市风”视而不见似乎不是上策。解读汪曾祺、陆文夫等作家抛弃了“市井”这一虽然世俗但却无比生动真实的都市文化背景,是难以做到客观、全面的。

当代国内文学普遍走向边缘,惟独俗文学发展喜人,但是,俗文学研究其实还是仅限于俗文学研究界寥若晨星的几个人。在崇尚纯文学的人眼中,俗文学不屑一顾。身处俗文学活动之中,流连于俗文学动人的魅力,而骨子里却鄙视俗文学如草芥的也大有人在。究竟如何准确认识俗文学及其发展?本书作者在研究中发现:清代扬州经济和城市俗文学的展现与消费具有独特的景观。清代扬州是个引人注目的大城市,它不只经济十分发达,文学艺术也达到了封建社会的辉煌峰顶。但几乎没有人去关注几乎与大清政权一同起落的扬州俗文学的整体状貌,对清代俗文学繁荣的地域文化渊源(如扬州方言所具有的特殊艺术价值)还无人注目;对扬州俗文学所包容的巨大的民俗学价值更是几乎无人涉足。外国学者的专门研究比之国内更为稀少。但在研究俗文学的著作中也不时看到扬州俗文学的身影。

本书作者从清代扬州的地域民俗文化与俗文学活动和当时扬州居民的生活的联系,清代扬州俗文学活动所显现的生产消费理念出发,以俗文学“活动”理念统摄,展开研究。俗文学活动和城市的关系,是可以从多个不同角度去切入的。作者着重从地域个性和都市

消费机制两个方面作了探索：清代扬州俗文学生成、盛行与扬州的地域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清代扬州的俗文学活动和当时扬州居民的生活的联系；清代扬州俗文学活动所显现的生产消费理念，以及清代扬州俗文学无法磨灭的影响等等。

作者探究的是清代扬州地域民俗文化熏染中俗文学生产与消费的个性特征，暗中着眼的却是当代国内特别是都市俗文学的走向。以史为鉴，为业者和相关部门开启了诸多的深层思考和对策。鉴于此，以清代扬州俗文学作为个案，对它的盛衰成因与文化特点试从地域文化个性视角进行分析，既是继承扬州俗文学传统的现实需要，也是缕析我国地域文化和俗文学发展关系的理论准备，这对振兴和繁荣我国都市的文艺和俗文学也具有巨大意义。

在撰写本书之前，柯玲君已经对地域民俗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做出了较多的预研究，对地域文化和文学的关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她的学术专著《汪曾祺散论》作为扬州区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个案，赢得了较高的社会评价。另一本民风考察笔记《水色朱家角》出版后也引起了很好的社会反响，这些充分反映了作者对地域文化和文艺的感悟及探究能力。今天，她又有一部有创见、有新意、高水平的学术论著问世，我祝贺她在学术征途上不断前进，相信她有毅力不辞辛苦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

目 录

序	陈勤建 1
绪 论	1
第一节 20 世纪中国俗文学研究回眸	1
第二节 以“活动”理念统摄俗文学研究的尝试	7
第三节 清代扬州俗文学研究综述及本书的写作目的	13
第一章 清代扬州俗文学活动述略	17
第一节 口承俗文学：动地惊天	20
第二节 笔传俗文学：至雅至俗	41
第三节 清代扬州俗文学的特殊地位	63
第二章 清代扬州俗文学生成的文化地理条件	71
第一节 水之扬州——扬州地域文化个性之一	73
第二节 盐之扬州——扬州地域文化个性之二	90
第三节 柳之扬州——扬州地域文化个性之三	113
第三章 清代扬州俗文学生成的历史传承脉络	127
第一节 诗文扬州——清代扬州俗文学的文学地基	128
第二节 歌吹扬州——清代扬州俗文学的表演技艺	139
第三节 俚俗扬州——清代扬州俗文学的市民热情	150

第四章 清代扬州俗文学生成与都市民俗风情	163
第一节 方言俗语：扬州俗文学的语言秉赋	165
第二节 仪式祭祀：扬州俗文学的原初动力	184
第三节 茶肆书坊：扬州俗文学的活动中心	200
第四节 行规惯制：扬州俗文学的质量保证	238
第五章 清代扬州俗文学生成的生产消费特征	260
第一节 实用性的俗文学活动	266
第二节 夸示性的俗文学活动	278
第三节 人格化的俗文学活动	293
第六章 清代尾声中的扬州俗文学活动	309
第一节 相反相成——清末扬州俗文学活动中的几对关系 ...	311
第二节 鸳鸯蝴蝶——清代扬州俗文学活动的精神延续 ...	327
第三节 并非结语——都市俗文学蓬勃发展之必然趋势 ...	342
参考文献	369
后记	377

绪 论

第一节 20 世纪中国俗文学

研究回眸

我国俗文学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远古的歌谣、神话,先秦的寓言,汉代的乐府民歌,晋代的志怪小说,唐代的传奇、变文,宋代的话本、南戏、诸宫调,元代的杂剧,明清的章回小说、俗曲、笑话,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秧歌剧,以及我国少数民族的史诗等,都是俗文学“家族”的成员。其中拥有众多的佳篇杰作,流传千古,至今仍然活在人民大众的心中,成为他们重要的精神食粮^①。

同历史悠久、蕴藏丰富的俗文学创作相比较,我国对于俗文学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俗文学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不为文人士所重视。但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大文学家如白居易、关汉卿、李贽、袁宏道、冯梦龙、金圣叹、李渔、李开先等都曾充分肯定过俗文学,并身体力行进行俗文学创作,以提高俗文学的品位。

中国俗文学研究发轫于 19 世纪末,经王国维、罗振玉、鲁迅、孙楷第、胡适、周作人、郑振铎、刘半农、杨荫深、吴晓铃、赵景深等前辈学者的提倡和梳理,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我国俗文学作为一

^① 参见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中国俗文学概论》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7 月第一版,2000 年 5 月第二次印刷,第 2 页。

种运动是较晚的事,它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自1918年初刘半农等倡议组成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起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了。

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创办了《歌谣周刊》。以后,不断有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爱好者和学者致力于搜集、整理和研究。以郑振铎、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派是一个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的流派。1929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20卷第3期发表了《敦煌俗文学》一文,把敦煌所藏各种通俗文学作品统称之为“俗文学”,这是在中国首次出现的新术语。以郑振铎、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派”,确立于20世纪30年代,以郑著《中国俗文学史》的出版为标志。

从抗战胜利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处在20世纪以来相对低潮的时段里,郑振铎的追随者们以他的文艺学术思想为旗帜的俗文学刊物,几乎在同时分别在香港、上海、北平三地创刊,即通常史家所说的“港字号”《俗文学》周刊(戴望舒在香港《星岛日报》)、“沪字号”《俗文学》周刊(赵景深在上海《神州日报》、《大晚报》、《中央日报》)和“平字号”《俗文学》周刊(傅芸子、傅惜华在北平《华北日报》),遥相呼应,争奇斗艳。这一派的学术研究,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中国文坛和学坛的一时之盛。

经过30、40年代的积累,一大批研究成果陆续出版。1946年世界书局出版了杨荫深《中国俗文学概论》,这是我国第一本俗文学概论性专著。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汝衡的《说书小史》,则是我国第一部说书简史。1951~1954年在上海陆续出版了叶德钧《宋元明讲唱文学》、孙楷第《傀儡戏考原》、阿英《雷峰塔传奇叙录》、任二北《敦煌曲校录》和《敦煌曲初探》、李啸仓《宋元伎艺杂考》(以上著作被纳入“中国戏曲理论丛书”)。1953年出版的孙楷第《俗讲·说话和白话小说》,论述了唐宋说话与明清小说的关系。1955年在上海陆续出版了傅惜华编的《白蛇传集》、《西厢记说唱集》,路工编的《孟姜女万里寻夫集》和《梁祝故事说唱集》,杜颖陶编的《董永沉香合集》

(台湾的盗版书把它们称作“说唱文学丛书”),这套书收集了同题材的小曲、牌子曲、鼓词、弹词、子弟书、宝卷、小戏、明清传奇等形式的作品。即便在大鸣大放的“新民歌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赵景深、关德栋还筹划、编校并陆续出版了《明清民歌时调丛书》^①。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陈汝衡的《说书史话》,这是《说书小史》的扩写本,由4万字扩大到20万字,共7章23节。书中有一半以上篇幅是谈评书、话本,对宋清两代说书论述最详。自然,50年代还有许多类似的著作,比如任二北的《唐戏弄》、关德栋的《曲艺论集》等,以及在叶德钧先生逝世后,赵景深、李平为他编出的文集《戏曲小说丛考》^②。1950年1月《说说唱唱》杂志创办,负责人为老舍、李伯钊、赵树理、王亚平,至1955年3月出版到第63期停刊。这是一个以发表说唱文学为主的有全国影响的刊物,先后发表了大量鼓词快板、评书、相声等曲艺新段子,还登载传统民间文学作品,是建国后最早的一个俗文学刊物。

总起来看,20世纪中国的俗文学研究的发生、盛行和成熟,首先离不开郑振铎等人的奋力开拓和不懈努力。“四·一二”政变后,郑振铎与胡愈之等去欧洲避难和游学。郑振铎曾在英、法两国的国家图书馆里大量研读了中国古小说、戏曲、变文等,同时也研究希腊罗马文学和神话,接触了外国的民俗学理论,翻译了《民俗学概论》(后毁于战火)和英国民俗学家柯克士的《民俗学浅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所以,郑振铎的俗文学理论是在中国的俗文学实绩和西方的民俗学原理合力作用之下逐渐形成的。

新时期,俗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1984

① 按照出版时校点者长篇“序言”自述的时间是:《霓裳续谱》(清颜子德辑曲、王廷绍点订,赵景深校点),1959年7月;《白雪遗音》(清华广生编,赵景深校点),1959年8月;《夹竹桃》(明冯梦龙著,赵景深校点),1959年11月;《挂枝儿》(明冯梦龙编,关德栋校点),1961年6月;《山歌》(明冯梦龙编,关德栋校点),1962年8月。

② 本书在1978年始得出版。

年全国性俗文学组织——中国俗文学学会成立。这在我国俗文学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并揭开了俗文学研究的新篇章。学会以赵景深为名誉会长，姜彬为会长，路工、关德栋、薛灿为副会长，谭正璧、孙楷第、陈汝衡、隋树森、杨荫深为顾问。学会把全国各地的俗文学工作者组织起来，以系统研究和探讨中国俗文学的规律为主要任务，为繁荣俗文学创作和开展俗文学理论研究而共同奋斗。近年来，俗文学理论研究著作也开始不断涌现，先后出版了《俗文学论》、《中国俗文学词典》、《中国俗文学七十年》、《中国俗文学发展史》等著作。研究者们致力于恢复一度被中断的学术传统，并从事常规的学科建设。与此相适应，各种体式的俗文学创作和表演活动十分活跃，犹如百花园中勃发生机与活力的花朵，竞相开放，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审美需求。全国有志于俗文学研究的学者以民间的方式集合起来，关于变文、宝卷、子弟书、唱本等俗文学的研究著作也多有出版。同时，台湾和香港的出版机构对俗文学著作也表现出了高涨的热情，关于俗文学的研究论文和史料辑录，也开始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关注。

我国的俗文学研究中，学界讨论的焦点多集中在俗文学的定义、特征和分类等方面。如：中国俗文学学会 1987 年 9 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俗文学论》一书，所收集的 25 篇论文中就有 10 篇是谈论俗文学的概念和命义的问题。

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在学科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郑振铎对俗文学有着较为明确的定义：

何谓“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

中国的“俗文学”，包括的范围很广。因为正统的文学的范围太狭小了，于是“俗文学”的地盘便愈显其大。差不多除诗与

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

“俗文学”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①

这里,郑振铎同时采用了几种定义的方法:首先是几个概念的归总,将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大众文学与俗文学等同起来;其次,郑氏用了两个“不”和三个“××的东西”来阐明俗文学的性质;第三,从外延方面再次定义俗文学所囊括的种类;第四,从俗文学的地位来确立俗文学的重要性。

《中国俗文学史》是一部对后世俗文学研究影响极大的著作,单看其一版再版,就可以想见了。1938年,《中国俗文学史》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1954年,作家出版社根据原纸型再版;1984年,上海书店影印;1996年、1998年东方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相继重印;1998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又将此书收入了《郑振铎全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到20世纪80年代止,至少再版过7次。郑先生的定义自然也就成了后人借鉴的一个重要依据。在20世纪40年代,响应者就颇有几人。1946年出版的杨荫深所著《中国俗文学概论》中说“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白话的文学”。1948年6月4日《华北日报》上发表的吴晓铃《俗文学者的供状》中说:俗文学“是通俗的文学,是语体的文学,是民间的文学,是大众的文学”。后来者一方面继承了郑振铎的俗文学定义,同时还补充了俗文学的语体特点,也给人们认识俗文学的特性添加了一个视角。

新时期,学界又对俗文学进行原点性的反思,如1987年出版的《俗文学论》就带有总结性和突破性的意义。其中收录了郑振铎以后俗文学界出现的多种不同的看法:

姜彬的话带有一点“一般化”意义,他说:“俗文学的概念和它的

①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2页。

解说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和当时学科建立的情况,乃至当时的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①

段宝林揭示了俗文学的丰富性特征:“俗文学除了集体创作的民间文学之外,还包括个人的创作,它是可以个人署名的。……俗文学是普及与提高的文学。……俗文学是业余和专业相结合的文学。……俗文学是个人和集体相结合的。……俗文学是城市和农村相结合的文学。……俗文学是口头与书面相结合的文学。……俗文学是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文学。”^②

陈钧将俗文学定义为:“在世间广泛流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并解释:“为什么不说‘民间’,要说‘世间’?因为这种文学也流行于官方。长期以来,有目共见。”^③

关于俗文学的定义之辩依然没有结束,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俗文学概论》(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合编)“把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的文化精神作为价值标准,来确立中国俗文学的根本要素:凡仅仅借鉴了通俗文学一些艺术手法的文学作品还不能算是俗文学;凡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表现了民众思想情趣而又能在民众中广泛流传的作品,不论它是民间创作还是文人加工创作的作品都应该是俗文学”^④。这是对俗文学“作品”内涵的一次明确肯定。

与之相应的是范伯群、孔庆东主编的《通俗文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以简洁明了的表格,明确了俗文学的外延。^⑤ 详见表1:

① 姜彬:《俗文学论·对俗文学的再认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② 段宝林:《俗文学论·俗文学的概念与特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③ 陈钧:《俗文学论·俗文学刍议》,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页。

④ 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编《中国俗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1997年版,2000年第2次印刷,第5页。

⑤ 范伯群、孔庆东主编《通俗文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表 1

文学母体	雅文学分支	略
	俗文学分支	通俗文学子系：包括通俗小说、通俗戏剧等。
		民间文学子系：指民间口头文学，集体创作、集体修改、经收集雅文学分支整理而成的文本。
		曲艺文学子系：或称讲唱文学、说唱文学子系。它是民间艺人或文人拟作的说唱、曲艺的底本。
		现代音像传媒和网络中大众通俗文艺的文学文本。

至此，一般人觉得俗文学的定义似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框架。

第二节 以“活动”理念统摄俗文学研究的尝试

我们在看到俗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喜人局面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国内的俗文学研究其实还是仅限于俗文学研究界寥若晨星的几个人，众多的高校依然没有俗文学课程；许多人对自己生长区域或所属民族的辉煌的俗文学历史和灿烂的俗文学成就漠然不知；甚至出现了身处俗文学活动之中，流连于俗文学动人的魅力，而骨子里却鄙视俗文学如草芥的悖论现象。个中固然有我们民族心理的劣根在起主要作用，但就研究而论，与我们研究者“文学”理念的落伍有很大的关系。在文学研究界早已不再把文学仅仅看成是作品的时候，俗文学研究界却依然固守着“作品”这个仅仅是文学活动四体之一不放（至多是加上作者，其实也才关注了整个文学活动的一半）。弃置掉一半甚至更多、更鲜活的俗文学组成部分不闻不问，这样既难以发现历史上俗文学繁荣的复杂原因，也不易找出俗文学曾经萧条的错